



“嘭、嘭、嘭……”羽毛球馆内，铿锵有力的击打声，如鼓点敲醒晨曦的赞歌。

朝阳从明净的玻璃窗斜射进来，羽毛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。“好球！”现场喝彩声不断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这是“流汗局”的球友们正腾空而起，奋力扣杀，打得酣解难分，精彩迭起。“流汗局”意为通过打羽毛球流一身汗。“流汗局”的成员，主要为住在附近的打羽毛球爱好者。

此前我曾兴致勃勃建了一个微信群，名为“羽毛球俱乐部”，想约大家一起打羽毛球，没想到却是“雷声大，雨点小”，以至于不久后，索性“不下雨了”。

后来，教书的地点紧挨羽毛球馆，我

## 打羽毛球记

□彭乃明

迅速对“俱乐部”进行扩员，尤其注重发展诸如“颈椎不好”的同事，并时不时在群里主动发起邀约。遗憾的是，群里要么无一回应，要么都说忙啊！“流一身汗”的计划只好再度搁浅。

直到一位多年的好兄弟，组建了一个名人“流汗局”的微信群，打羽毛球的计划才再次提起。有了好兄弟，就有了一个搭档，至少不会形单影只。何况，他到处在“招兵买马”，没多久便招募了十多人，实现了“1+1>2”的蝴蝶效应。随后，他把“流汗局”群名改为“为了健康活到99岁”，以此发出强烈倡议：“每周末早晨7:00在羽毛球馆一起流汗！”此后，每周五晚上我们都会通过接龙邀约，确认“流汗对象”，可谓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俱全。

这样，邀约打羽毛球着实方便了很多。每到周末，即便工作再忙，也都会有一种期待，一种自觉。夜里，也常会反复瞅着接龙情况。倘若哪天，群里没了动静，只要再来一个“投石问路”，就会让群里漾起层层波澜。

一次、两次，一个月、两个月……大家

如同一个小学生，从零起步，从我做起，重在学习，贵在参与和坚持。有人研究视频学技术，有人充当教练进行指导，有人热心购买装备，有人积极提供茶水，不亦乐乎。

打短球、打长球、打高球、打低球、打直线、打斜线，腾空扣杀、背对接球、卧地救球……实战中，成就了多少对黄金搭档，大家球技和友情与日俱增。不管是谁，都是尽力而为，学着与自己比，酣畅淋漓一身汗，遇见不断进步的自己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流的汗越来越多，大家的好消息接踵而至：体重下去了，血压正常了，颈椎痛缓解了，睡眠好多了……

某天，我悄悄把群名改为“为了健康活到101岁”，有群友笑着回应“别想太多了”“别太贪心了”……意思是活在当下，活得通透，活得快乐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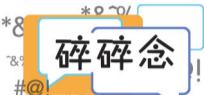
对此，我乐呵呵地表示，这是一种美



(CFP 图)



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



## 日子隨想

□洪春锦

中午，没去散步，从食堂吃完饭就回到宿舍，坐在靠窗的小书桌上开始写字。

可能有一两个月的光景，午间的写字零零星星的，多年养成的日课近乎中断。只是，那些字帖，好像一直在内心招呼着，即使只是一行、两行的书写，也能让平日的心情安定许多。

书法的练习，竟真成了自我疗愈的良药。前几日去西安，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远行没有带笔墨的一次。人生走到了中年岁月，许多东西慢慢放下了，而一两件东西则越抓越牢。可能，它们已经长进肉里、心里了。

再看这段时间以来的微信公众号，也几乎没更新了。心绪难平，踌躇不前，是这一段时间的注脚。对一个以文字为生、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，这近乎一种荒废。即使每一天只写一句话，只要是通过自己的指尖敲击在键盘上，也会觉得这一天有迹可循，有一些彼时的念想可以存进记忆里。

我是哪一天忽然放下不写了？然后一天天从纠结到慢慢习惯，再到今天偶尔翻看过去的日子，才发现，哦，我真的和那么多的日子永远作别了。越来越不喜欢说话，朋友圈也发得少了，这可能是一种病，连分享的欲望都少了，日子该是多么的寡淡。

又一个冬天来了。比起那炙热的夏天，我更喜欢冬天，它让人离春天如此之近，好像一跨过这个门槛，就会迎来新的生机，看那一个个的芽苞慢慢饱满，慢慢绽放，生出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来。

我忘了自己曾在早晨校车上码字时的紧张与快乐了，也忘了曾给自己订下的每日写作计划。这些被我放下的、曾经认为重要的一切，此刻多像在为下一个季节默默积蓄力量的根。一想到未来会繁花满枝，我就又在心里给了自己一点点动力——写下去吧，哪怕再乏味的一天，再枯燥的一个句子，都会成为这个季节扎根沃土的一条根脉。终有一天，这一个一个平淡的日子、文字，都会成为春天的养料。

没有哪一天生而不凡。但即使平淡如水的日子，也要尝出其中的甘甜。人生过半，每个人都活成了自己的样子，富贵穷通，各得其所。但每一天的过法，每一天的心情，都自有其独一无二的意义和价值。也许，你只在某个春天里遇见了一朵花，不要失望，就用你百分百的热情好好欣赏它吧。如此，你在这个季节里，也会拥有不输于整个春天的鲜活。

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生活，不管日子如何，苦的，乐的，喜的，忧的，都要从中尝出独属于自己人生的滋味来。每一天，都用文字留点足迹，长的，短的，好的，坏的，只要是出自自己的心间流淌出来的，就是珍贵的表达。



## 糖画滋味

□周芳芳

学生们也会在校门口的各色摊点前停住脚步。校门口整齐地排着一溜的摊子，吃的玩的，应有尽有。每个摊子都被孩子们“煎”成了一个个“荷包蛋”，阵阵欢笑声和呼喊声像滋滋作响的油花，吸引来更多孩子，把一个个摊子包围成外三层。其中最具人气的，就是糖画摊子。

做糖画要避开炎热的天气，我们仅在初春、深秋和冬天，才能看到糖画摊子。糖画师傅的手边总有一锅黏稠度适中的糖浆，用炭炉小火慢慢煨着，“咕噜”地冒着琥珀色的细小泡泡。当甜香味袭入众人鼻尖，按捺不住的孩子必然要掏出兜里的零花钱，豪迈地大喊一声：“买一支！”猛搓双手，仿佛这个动作能让运气变好一些，再将手伸向摊上的转盘。糖画师傅是不让顾客自由选择图案的，摊上摆个转盘，上面印着十二生肖的图案，顾客与哪个生肖有缘，全靠手下的运气。每个人都想要转到龙——龙的图案最复杂，线条最多，用糖量最大，还

最威风，但龙总是很难被转到。转子被一次拨动，伴随着一阵阵喝彩声，可爱的动物糖画被师傅画了出来。它们虚实结合，活灵活现，或憨态可掬，或活泼灵动，它们在做出来的瞬间就会被新主人疯狂地喜欢上。

即使概率比较低，仍然会有转到龙的幸运儿。他们攥起拳头振臂高呼，在原地来回蹦跳，宣泄过激动的情绪后，会安静下来，与围观者一起屏息凝神，等待一条龙的诞生。糖画师傅也显得更加慎重，他用铁勺搅动着锅里的糖浆，眼神估量着石板的尺寸，在脑海里确定好龙首和龙尾的位置，便胸有成竹地下“笔”。此时铁勺就是糖画师傅的笔，糖浆是他的墨，意在笔先，不带有丝毫迟疑。师傅腕间发力，随着淋、绕、提、拉动作的变化和勾连，龙首、龙躯、龙尾逐一呈现，用起子点上眼睛，在糖浆凝固前把竹签粘到龙身上，最后用铲刀从边缘处将糖画轻轻挑起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小朋友们高举着他们的龙，像举

着国王的权杖，迎着一众羡慕的眼神，昂首挺胸巡游几圈后，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去。谁又舍得吃这么精致的艺术品呢？他们一路只会小心翼翼地舔几口，等到糖化了才舍得吃掉。

艺术与美食结合，就是我念念不忘的糖画滋味。每逢节假日，我的内心总会涌起冲动，到古城的街上，拨开如织的人流，寻觅糖画摊子。糖画摊子前总能围满人群，总被由衷的赞叹声包裹。历经多年后回望过去，我在记忆中的滋味里又品出了新的一层味道——糖画师傅精湛的技艺背后，必然是日复一日的勤练不辍。他们在驾轻就熟的技法里融入个人对糖画艺术的理解，于是在每一个糖画摊子上我们都能品鉴到不同的风格。而人们对这种技艺的欣赏，对匠人精神的认同，也让糖画文化得到另一种传承，形成新的糖画滋味。

## 椅 轿

□林建南

至于自己坐没坐过这种椅轿，许多人并不知道，因为椅轿只适合四五岁前的幼儿乘坐，大一点的孩子就只能望“轿”兴叹了，而大多数人对四五岁前的往事鲜少留下记忆。即使这样，我们对这种椅轿的印象还是颇深的，因为至少看过其他的小孩坐过，或者自己曾经帮大人照看过坐于其中的弟、妹，甚至于当上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后，也会让儿孙坐上这种椅轿。

老家在山区，村子的周围有一片竹林，农闲的时候，村民们就会到山上砍伐一些成熟的竹子到山外的集镇上卖，以此补贴家用。还有一些心灵手巧的人，对这些竹子进行一番加工，做些日常用品或手工艺品，可以多卖一点钱，从而提升竹子的附加值。

那个时候，小小的村子，竟然出现了好几个擅长竹编的能工巧匠。那些采伐下来的粗

竹子，在他们灵巧的双手摆弄下，变得服服帖帖，曲直自如。那能屈能伸、能方能圆的竹架，那薄如蝉翼、光能照影的竹片，那细如丝线、韧如皮筋的竹条，就是他们用一把薄薄的刀细心地削出来的。

我们村的竹编工艺品，主要有簸箕、畚箕、米筛子、竹凉席、竹筷子、竹篮子、竹桌椅等。后来，有人突发奇想，制作椅轿吧，这种椅轿，平时也就是一把普通的竹椅子，供人们坐着喝茶、吃饭、聊天或者放置日常用品，但是，只要把它翻倒，让有轿子的一面朝上，就是一架椅轿，可供幼儿坐坐了。真是一举多得，方便实用。俗语说：高手在民间，不服都不行！

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，做这种竹椅轿，根本不需要一根铁钉或者一根铁线来加固绑定，全靠精准的尺寸和准确的位置，让竹

孔与竹片、竹片与竹片充分铆合、相互承接，让枝干、篾片和竹丝之间咬合稳定，基本达到严丝合缝、浑然天成的效果，这样才能承受重压，不易变形且经久耐用。

而这些能工巧匠，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汉，他们没有多少文化，也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。他们不懂得勾股定律、不懂得力的合成与分解，更不懂得什么优选算法，但是，他们虽无专业学识，却天赋异禀、勤思好学，凭着对生活的爱与憧憬，硬是靠着那一双双粗糙的手，创造出奇迹。

一架看似简单的竹椅轿，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的色彩，体会到生活的本真。生活，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可能。

## 陌路温暖

□刘 敬

忽然，一个蹬三轮的大叔“嘎吱”一声停在了我跟前：“小伙子，去哪儿？”只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扣子还缺了两颗，但却笑得敞亮。当我嗫嚅着报出地址时，大叔说：“上车吧，顺路，给两元就行！”

实际上呢，压根儿就不顺路。七拐八绕，东转西行，终于到了一栋比较气派的厂房办大楼前。大叔慢慢刹住车，还费力地把我蛇皮袋扛到了厂门口。可我翻遍口袋，竟只剩一元多了——身上的钱不知是丢了还是被偷了。我一时不知如何解释。大叔却嘿嘿一笑：“算了，你留着明早买包子吧！”说完调转车头，叮叮当当消失在无尽的夜色里。

多年以后，我离开企业，走上了讲台。

我一直未曾想起蹬三轮车大叔当初带给我的那份温暖，也渐渐淡忘了当年的那份慌张无助，直到那年去邻市出差。

深秋的雨下着，我起早去赶车。谁知买票时才发现，钱包竟落在酒店了，那时手机转账和扫码支付尚未普及。我本能地提着笔记本电脑，匆匆往回跑。可转念一想，若是返回酒店，再折回赶往讲座现场，定会迟到，况且我本就是主讲人之一——怎么可以迟到呢？一阵茫然无措。

“兄弟，遇到啥难处了？”正纠结间，一个大叔凑过来，他手里拎着个网兜，里面的红苹果还滚着水珠。我有些烦乱地说钱包落在酒店了，怕是赶不上这一趟车。大叔一怔，似未明白。我便又沮丧地抱怨了



两句，说来本市交流，还有很多同仁和学生正在附中等我……

“你也是老师呀！我家小子也在附中读过呢，现在已经大二啦！”说完，竟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元来，硬要塞给我。我很意外，更觉惭愧，一时也拗不过，就索要他的电话，承诺一定归还云云。大叔却拼命摇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家小子上中学时，没少得到老师的关爱和照顾。有次生病，还是老师冒雨及时送进医院的，我到现在都没好好感谢人家呢。将心比心，这点小忙一定要帮，你赶紧买票去吧！”

原来，这世上的暖，从来都是牵连不断的，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，你传给我，我再传给他。

## 长得像双胞胎的字

### ●毫

“毫”读音为háo，意思是细长而尖的毛。

“毫”读音为bó，安徽有一地名为“亳州”。

### ●樽

“樽”读音为zūn或dūn。读zūn时，古义同“樽”，酒杯；读dūn时，古义同“蹲”。部首是“土”。

“樽”读音为cún，部首是“士”，同“蹲”。

### ●口

“口”读音为kǒu，意思是嘴。

“口”读音为wéi时，古同“围”；念guó时，古同“国”。

### ●余

“余”字念cuān，上面是“人”，下面是“水”，合起来表示“(把东西)放入(沸)水中”。

“余”字念tǔn，上面是“人”，下面是“水”。“人浮在水上”是漂浮的一种情况，所以“余”的本义是“漂浮”，引申为“用油炸”，如“余油条”。